

溧南文史資料

第五輯

政协溧南县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四月

滦南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滦南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四月

序 言

《滦南文史资料》第五辑，在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下，完成了编辑、整理工作，现在出版。出版之后，将为家乡的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教育教学工作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也会帮助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过去，认识现在，进而激发人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它是当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会起积极作用。

本辑编入的《评剧创始人——成兆才》，真实记录了成老先生在艰苦磨难中取得的创作成就以及为评剧事业奠基的巨大贡献。《开明士绅李宝田》、《揭开定时炸弹秘密的李云

龙》、《高荣远的书词创作》、《我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水墨丹青赤子情》等文章，均从不同方面展示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历史斗争场面。在场面中的人物个个活灵活现，他们不仅技艺超人，而且爱国爱家，爱憎分明。他们的卓越成就载入史册，这是滦南人民的骄傲，将激励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拓进取，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滦南人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社会中，在各行各业涌现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业绩光照后人，本辑所载入的九篇文章，只是在滦南文史的万花丛中采撷的几朵小花。今后，我们将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广泛征集，重点抢救，把我县的文史资料尽可能多地挖掘、整理出来。我们也诚恳地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阅历丰富的老同志，不负历史

重托，积极提供资料，撰写文章，把我县各个方面有价值的史料挖掘出来，流传下去。

本辑在搜集、整理过程中难免出现纰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五年四月

目 录

- 1、语言学家裴学海……………刘新文(1)
- 2、揭开定时炸弹秘密的李云龙
……………王忠晓(9)
- 3、高荣远的书词创作……………朱永远(22)
- 4、开明士绅李宝田……………李景文(32)
- 5、评剧创始人——成兆才………王乃合(37)
- 6、我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曹枫衣(68)
- 7、武林俊杰——宋殿元……………庞立恒(83)
- 8、水墨丹青赤子情
——深切怀念农民画家王子祥
…………… 庞立恒(101)
- 9、汪洋一粟
——记中国画山水画家贾克里
…………… 庞立恒(121)

语言学家裴学海

刘 新 文

裴学海，亦名裴会川，我国现代著名的汉语文学家。1899年生于河北省滦南县邢洪林乡狮子庄。孩提时即颖悟，七岁在本乡私塾就学，14岁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务农，生活俭朴，仍坚持刻苦自学。17岁时考入滦县师范讲习所短训班，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一边教学，一边刻苦钻研古文，研究文字声韵。1928年，他29岁时，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汉语文学家赵元任教授及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教授学习。他的颖悟勤奋，赵先生非常欣赏。毕业后，裴曾在天津教家馆，任课之余，深入研究古汉语。1932年他出版了《中古虚字集释》，

1933年他到天津河北省立一中任教。

日军侵入华北以后，战火纷飞，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学校大多南迁。裴学海衣食无着，只得回乡以卖豆腐为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忘研读古文。有时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翻起《十三经》等古书，深入探讨前人没发现或没有确解的词义。他一会儿埋头读书，一会儿两眼发直，呆呆地望着前方，顾客喊“买豆腐”，他也听不见，有时气得人家一甩袖子就走，他时常豆腐卖不完就回家。家里管他叫“呆子”，别人讥笑他说：“裴学海真格路，卖豆腐，看古书。豆腐没卖完，古书翻个够，不知古书与豆腐，哪个有利饱肚腹？”

日本鬼子要来扫荡，百姓们纷纷用车马驮着钱财布匹逃跑，裴学海一不要钱，二不要物，只是背着自己的书稿与古书逃走，别人劝他说：“你早就越教（书）越瘦（授），穷得

卖豆腐，还不拿点钱物，换口饭吃，拿几本破书，有啥用处？”裴学海笑笑说：“尔等岂知书中之三味？”后来，他又回天津任教，上街时坐电车、汽车也手不释卷，常常忘乎所以手舞足蹈，有时看得上了瘾，车到站也不知道，售票员查票时责备他为什么坐到终点，他便连连说：“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叫人哭笑不得。

解放初期，郭沫若到天津讲学，讲学前问：“裴学海来了没有，他在天津只教中学，你们要是不用他，科学院请他去。”经郭老举荐，裴先生从天津六中调到津沽大学（河北大学前身）中文系。1954年他任天津师范大学（后更名河北大学）中文系讲师，1959年晋升为副教授，曾任河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

裴先生讲古汉语，例句张口就来，洋洋洒

洒，博知多才，学生们十分钦佩，有时他背的东西学生听不懂，下课又请助教讲解，有的人问出处，助教只摇摇头说：“先生看书背书太多了，我也不知道引自何书。”

他上课，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有时提前布置作业，上课先不讲，叫同学们分析四声八病及平仄等，大家分析不出来，他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说：“你们心思不在这儿，光跳舞玩耍，大学生要靠自学，这么学真叫我寒心。”课下学生们若到他家去，他劈头就问最近读什么书，有何收获，并出题考问。当学生古汉语基本功扎实，能有理有据地回答某一问题时，他就拿出苹果、鸭梨，又送烟、又沏茶地热情招待。反之，他就讽刺挖苦：“快回家娶个漂亮媳妇去吧！”或者干脆把学生赶出去。

裴先生做学问，敢于坚持真理，凡经过自己认真研究过的问题，不管反对者多有势力，

如何辩争攻击，他从不苟同；也不管政治压力多大，研究照常进行。1957年反右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攻击他不看报纸，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他只淡然一笑。《十三经》他早已烂熟于胸，但一有空儿就读，一句句地抠，一字字地斟酌，以充实提高他的《中古虚字集释》。他很少出门参加娱乐活动，邀请他的人常常被拒绝；他不讲吃喝，不修边幅，当了副教授，仍然是布鞋土褂，一心扑在学问上，由于他反复钻研，有人说他对《十三经》能倒背如流。

正当他向学术的高峰不懈地攀登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术研究被迫停止，他被戴上了“反动权威”和“地主分子”的帽子，整天挨批斗，曾因为他不服批判，被打得浑身是伤，从台上摔下来。被遣送回乡后，住在低矮窄小的破厢房里，整天去劳动改造。这样

一位与世无争，只想整天研究语言的学者，被剥夺了唯一的嗜好！他为之奋斗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到1970年，中共河北省委给他平反，让他重返河北大学任教时，他不幸患脑溢血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裴学海先生在学术上集清代王先谦、王引之、梁启超、俞樾等人之大成，并有所发展，他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古虚字集释》中。此书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中华书局又重印。这本书汇集了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释义举例》及近人杨树达《词诠》、章炳麟《新方言》等书的成果，故名为“集释”，但它决不是简单的汇集拼凑，而是如他自己所言“前修及时先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是而未尽者，申证之。”这实际上是对前辈学者及当时先才研究虚词的总结，补充了疏漏，纠正了失

误，多所申证创新。比如“既”字前人训为“业已”，裴又训为“太”，并引《荀子·子道篇》、《说苑·杂言篇》及《诗·皇矣》等书中例句加以论证，令人信服。再如“其”字，前人共讲出12种用法，裴讲出45种用法，但是这本书也给人琐碎之感，也有缺误之处，故而裴学海从1954年就着手修改提高，终于在1965年完成后出版，使之锦上添花，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较大。日本和加拿大的汉语词典，在虚词的用法和词义的解释上，不少地方参照了此书。

这本书后附有《经传释词正误》、《本书说解述要》、《类书引古书多以意改书》3篇论文，这是对《集释》的补充和深入阐述，其学术价值不亚于《集释》一书的本身。

裴学海先生在音韵学方面也多有建树，从1934年至1937年陆续发表了《音韵考原》等4

篇专论。另外裴先生还写有中古音的论文若干篇。

除以上力作外，他还著有《尚书盘庚篇释义》、《尚书成语之研究》、《评高邮王氏四种》等书，订正了前人关于《尚书》文义的旧说，对《尚书》成语专门进行了研究探讨，客观地评价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字方面的成就和不足，多有新意，为前人所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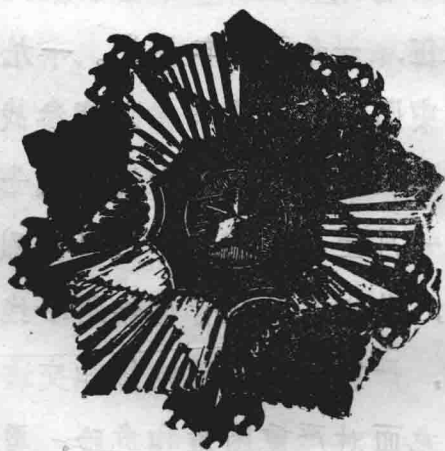
裴先生还写有古汉语语法和古汉语教学方面的论文数篇，这些文字对教育者和学者多有启发裨益。

揭开定时炸弹秘密的李云龙

王忠晓

李云龙同志，河北省滦南县川林乡霍各庄人，一九三〇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一九四八年入伍，一九五二年入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志愿军铁道兵团一师三团二营六连当战士。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三月激烈的反“绞杀战”中，敌机在部队管区铁路沿线投下大量定时炸弹，严重威胁部队抢修和交通运输的安全。李云龙面对严重困难和危险，勇敢机智，不怕牺牲，自告奋勇，承担拆卸定时炸弹的任务，经苦心钻研，获得成功，揭开了定时弹的秘密。几个月时间里，他一个人拆卸定时弹三十五枚，掏出三千多公斤炸药为施工所用，

同时教会十三名同志拆卸定时炸弹四十七枚。他的经验在部队中推广，为粉碎敌“绞杀战”，保障铁路运输和抢修任务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荣立一等功，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铁道兵团授于李云龙“志愿军二级英雄”称号。回国后，出席了新中国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先后五次受到毛主席及中央首长的接见。

一九五一年的冬季，随着战局的发展，以美帝为首的侵略军，遭到惨重的失败。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出动大批敌机对我实施“绞杀战”，对我咽喉的铁路线进行狂轰滥炸。

李云龙所在连队，驻守在满浦线顺川至价川间泉洞车站附近一段铁路线上，担负着抢修和护路任务。这一地区正是敌机重点轰炸地域，在不到五公里的一段铁路线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炸弹坑。我抢修部队，以顽强拼搏精神，同敌人展开了生死决斗，炸了修，修了炸，再炸再修，铁路仍从这些弹坑中间顽强地伸延，火车仍源源不断地将军需物资运往前线。

敌人为了截断我交通运输，不断变换招数。在轰炸破坏铁路的同时，又投下了大量定时炸弹，妄图以此阻我部队抢修。10月6日这一天，敌机在泉洞车站附近一段铁路沿线上轮